

我们的她们

韩松落 著



邓丽君：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林青霞：直到春天过去

蔡琴：我有一段情

赵雅芝：柳暗花明

林忆莲：花事未了

张艾嘉：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章小蕙：坏女孩走四方

朱丽倩：让她爱就是爱她

我们的她们

韩松落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她们 / 韩松落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039-4746-9

I. ①我…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K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599号

我们的她们

作 者 韩松落

策 划 人 林东林

责任编辑 宁 宇

营销编辑 刘文莉

封面设计 孙豫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007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140×190mm 1/18

印 张 18.125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46-9

定 价 29.80 元

他和她们

代序

黄佟佟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控张爱玲控亦舒控明星控八卦控的人，你一定会知道韩松落——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出色的明星书作者——不是“之一”，而是“最好”。

真正好的东西，都叫人不安，这是胡才子的至理明言，看韩老师的文字你总恨不得手里有个小本本，把那些清盈灵异到可以在天地间自生自长的好句子一一抄下来，用王小波的话说“在一片浓绿之中，她看到一点白色，那是一具雪白的骸骨端坐在深草之中。”

好到让人惊骇，韩老师有一只清风明月般疏朗的笔，他栖在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西域，写要多时髦有多时髦的专栏，这些专栏遍布中国，在这些专栏里，他写人，也写事，写东也写西，写春也写夏，写星空也写脚下的尘泥，在这所有的所有里，他写得最好的，还是她们。

她们是谁？

她们是林青霞、邓丽君、蔡琴、潘美辰、赵雅芝、翁美玲、三毛、梅艳芳……

她们是他的旧相识；邂逅在十二岁随小舅去相亲时陌生人家的

朝南屋，她们生活在《大众电影》、《海外星云》的某个版面上，她们眉目如画、热情满怀，她们代表着美丽，代表着爱情，代表着渴望，代表着远方——窗外是一架丝瓜，窗内是一屋幽绿，那个敏感的少年遇上了她们，人生若只如初见般青涩的爱恋。

许许多多年过去，她们有的退却、有的凋零、有的不知所踪、有的盛放依然，急景凋年火树银花般灿烂，虽美，但易逝，虽强，但易折，有谁记得呢，有谁会会在意呢？当一切都是这样的匆匆。

只有他，他是她们最痴心的监护人，最狂热的暗恋者，是她们今生的爱人，隔代的知己，天长日久，他遥远地注视，意乱情迷地等待，心旌动摇地书写——有时是热情，“那些有少女气质的女子，总让我想起蔷薇，涩、灵动、简单、自然，有节制，有许多可能，而不像玫瑰，饱满、馥郁、浓烈，一下就把整个夏天的话都说完了。（莫文蔚篇）”；有时是怜惜，“只有身心溃败的人，才会在那么一系列明亮的恋情之后，不加追究地选择这么一个古怪的人。（邓丽君篇）”；有时是惘然，“她是因为爱才，才爱上他，她是把他的人和她的才打着包一起来爱的，甚至可以说，她是通过他，来爱一切天才的创作和灵感和热情。（蔡琴篇）”；更多的时候，是微笑，“春有春的甜美，春也有春的暴烈，寒意犹在，暴雨将至，满怀的青春，其实是满怀的不甘和不安，决定了要争斗、要挣扎、要期望，爱情似掌心砂，越握，越要流走。所以要等，所以要忍，一直要到春天过去，到灿烂平息，到雷霆把他们轻轻放过，到幸福不请自来，才笃定，才坦然，才能在街头淡淡一笑。（林青霞篇）”。

他对她们，是真正的怜惜，真正的懂得。

女人看到这样的文章，会心慌，会震动，会惊异，会生气，这样的懂得，偏偏是个男人。这个男人仿佛天生有一双慧眼，穿透迷

离世情，将波云诡谲的恩怨纠结照个通光透明，“从贫苦坎坷生活里长大的男人女人，都有点像神话里那个瓶子里的魔鬼，你不是没给他爱，不是没救他，而是救晚了。”在他那双玲珑剔透晶光四射的眼睛里，一切都休想逃遁，他那样的锋利、尖锐、无情，直抵真相彼岸，在残酷冰冷的世界尽头终于布下无所不在的阔大悲悯，“即便颠倒众生过，也还是没有一劳永逸，永远要重新开始，重新进入动荡，重新寻找，重新赢得欢喜——还要用所剩无几的温度和气力，去暖热怀里的新人，去暖热一所新房子。即便安稳尚在，也知道那只是刹那，也难免惴惴地望向前方，不知道还有什么动荡要来，还有什么命运需要倾尽全力去迎接。”

最懂女人的，永远是男人。

女人对女人的懂得，因为其品质的相近而狭窄，充满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嘶鸣，而男人对女人的懂得，是天与地的对望，阴与阳的交融，因其远而体贴，因其淡而浓烈，是这世间永不腐坏的男女之情——从来不曾相濡以沫，却永远不改初衷岁岁年年相望于江湖的爱悦。

他和她们，虽不相识，却已然相知，她们让他怦然心动，他让她们活在他的文字里，这让我想起了德国的一句谚语：“要暗透了，才能更见星光。”在我看来，韩松落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他站在极黑极暗的天空下，用极其清明极其温柔的眼光抬眼打量天空，他一边忆写一边歌唱，在我们这个纷乱时代里在极黑极暗的时空里为无数平凡女子们亮起一盏萤灯。

花与时光的最后下落

自序

韩松落

最先使我觉出女性之美的女子，是鲍起静。

那时候，香港电影刚以“内部电影”之名进了内地，必须要一定的行政级别，才可以观看，好在，我们所在的南疆小城，天高皇帝远，这些电影就明晃晃地在电影院里上映，五分钱买一张票，就可以看。我爹妈不放心，自动承担起影片审查机构之重任，先去电影院审看一遍，再领我们去看。《白发魔女传》就通过了他们的审查，另一部武侠片却没能过审，我耿耿于怀地记住了那部片子的名字：《报仇》，多年后报仇一般地找来看了。而当时，我在小城的露天电影院里，一边惦记着《报仇》，一边赌气一般地看着《白发魔女传》片头的黄山风光，直到鲍起静演的练霓裳出现。我顿时失魂落魄，一腔怨气刹时溃不成军。那是可以让五岁孩童震动的美，何况，头顶上是满天星光。像后来看到的席慕容的诗：“桐花初放，繁星满天。”

家里的《大众电影》上，渐渐出现港台女明星，一期一个，有一期是林青霞，主打照片是一张柔光照——后来在内地泛滥成灾——但那时候实在罕见，她的头发丝、轮廓，都化在背后过来的

光里，浓眉，有一种憨直的表情，页面上还有她演的另几部电影的剧照，其中之一是她和周润发演的《梦中人》。我被她骇呆了，她的美，几乎是一种乡愁般的美。

一旦开悟了，再看身边女性，就换了眼光。那时，我的四个舅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都没婚配，我妈妈马不停蹄地替她们张罗，尽管当时我姥爷还没从被打倒中彻底翻身，但我家到底有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意思，竟然可以大张旗鼓地选择对象，我妈妈自嘲——像选妃，我随着她到处奔波，充当幌子，缓冲气氛，时不时被拉出来背诵唐诗，使她的目的显得不那么明白昭彰。

见过的女孩子中，印象最深，是个叫灵芝的护士，纤细、白皙，喜欢穿淡绿微蓝的衣服，屋子一尘不染，妈妈对她尤为欣赏，还有个女孩子，叫爱玲，皓齿明眸，戴大耳环，穿耀眼的柠檬黄色衣服。她们常常在周末来我家，喝茶，包饺子，我腻在她们身边，幸福得晕陶陶的。

她们究竟为什么没成为我的舅母，已经无从考察，但直到我们搬回内地，妈妈还对她们念念不忘，殷切地探听她们的消息，她们嫁给了谁，是不是调了工作，再后来，就听不到她们的消息了。她们，使我早早体会到“流散”之感。

多年后，却轮到我选人。那时候，我进了大学，在广播站工作，广播站需要招聘播音员和编辑，这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按照报名资料，和广播站站长一起，到女生宿舍一一走访，算做初试。师妹L就是这样选出来的，她是音乐系女生，声音优雅，而且十分秀丽，我见她的当时，她梳着独根的大辫子，还有师妹Y，她是外语系女生，有一双明眸，一点不畏生，滔滔不绝地说了二十分钟话，师妹R，外语系，酷似周涛，一身蓝裙子，扎着红缎带，犯冲的颜色，

被她搭配得刚刚好。

广播站又有好几台录音机，她们的同学就常常找我为她们翻录磁带，怕音质不好，还不许我快录，始终守在一边和我说话，算是监视。而广播站外面，是花园，浓烈的花香，破窗而来。

再依依不舍，也还是要分别，分别是青春的宿命。多年后，我探听到她们的消息，一如我的母亲探听那些候嫁女孩的消息，有的出国了，有的嫁人了，有的下落不明。挥之不去的，竟然还是“流散”之感。

对普通人来说，“流散”，也是一种宿命。反倒是远处的女明星是永恒的——套用加菲猫的话。她们终于成了我们的参照，我们的坐标，我们在时光湍流之中能够触到的浮木。有一夜，我去探望一个朋友，他家住得偏僻，春寒料峭中，却被断了暖气，屋子后面还没开发，远远看见原野里的几树杏花，被月光照着，素白地立在那里，我们努力地谈着话，他努力地为那些琐碎的往事做些标记，“你还记得不？90年……就是刘嘉玲跟内地主持人一起主持元旦晚会那年嘛”，“我记得特清楚，包场看的那个电影是关之琳演的”——一个个现在还暖热的名字，在已经渐渐冷却的往事里，一下下砸下去，砸出坑来。

萦绕不去的，还是“流散”。尽管她们似乎一直在那里。

女性为什么总是让人有“流散”之感，为什么总是和“最后下落”紧紧相连？为什么会成为过去时光的代言人？因为，历史，似乎总是首先作用于女性。命运，特别容易在女性身上显形，不管什么样的女性，其实都是波尖浪谷里的海上花。她们特别容易被那些同样作用于我们的力量抛掷和左右。所以，有重口味的小说，叫《女文工团员的下落》，但那些重口味的情节过目即忘，恋恋不去

的，还是“流散”。

我愿意一直体味这种流散。我寻访当年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女孩子的下落，我也看到了多年后的鲍起静、林青霞、刘嘉玲。我努力去想象她们在每一个转折处的心境，探查她们何以会做出那些决定，企图以此为命运绘制出一张函数线。

如今，我在四处奔走之后，终于落脚在西北的小城，尽管这里是4A级的景区，春天有繁花，秋天满山红叶，一年四季的夜里，乘车走上十公里，就可以看到山间松树的剪影，或者山月豁然而出，但我生命中的那些她们想起我时，感觉到的，何尝不是“流散”？

所以有这些文字，写的是女明星，写的是她们的最后下落，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寄情，关于时光，以及命运，所有那些我们不懂，但却深深懂得的事。

目 录

代序 黄佟佟 / 1

自序 韩松落 / 4

她们在哪里呀

邓丽君：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 / 2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 13

翁美玲：理想黄蓉 / 17

梅艳芳：眉宇之间，一抹英气 / 20

陈琳：软着陆 / 26

刘玉璞：败犬女王又如何 / 28

狄娜：时间成就的奇女子 / 31

周天娜：不是爱，是死 / 33

陈宝莲的故事有何不同 / 35

陈晓旭：花满归途 / 37

负面榜样张爱玲 / 39

龚如心：关起门的小型慈禧太后 / 42

她们都老了吧

林青霞：直到春天过去 / 48

蔡琴：我有一段情 / 54

赵雅芝：柳暗花明 / 61

林忆莲：花事未了 / 64

张艾嘉：你到底有没有…… / 70

王祖贤：小倩 / 75

郑裕玲：她先丢掉孔雀 / 80

朱玲玲：镇宅之妻 / 83

方逸华：近旁的一棵木棉 / 88

林燕妮：和他一起花钱 / 91

她们还在开吗

舒淇：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 96

梁咏琪：还有谁敢为爱冒险 / 98

莫文蔚：蔷薇情怀 / 102

周迅：过尽千帆皆不是 / 112

郑秀文：挥别王琦瑶 / 117

陈松伶：天涯海角觅知心 / 119

她是黎姿 / 127

汤唯：像树木一样站在他们身旁 / 129

胡静：静水深流 / 135

范玮琪：镜头下的黑白配 / 138

谢安琪：给他找个更好的人 / 140

袁立：封锁期间的爱情 / 142

她们被风吹走

孟庭苇：三十以后，云端之下 / 148

陈淑桦：爱你变成害你 / 152

钟楚红：躲也躲不了 / 156

汪明荃的小团圆 / 159

朱茵、罗慧娟：幸福的人都沉默 / 162

喻可欣：局外人 / 165

被逐出天堂的潘美辰 / 169

许美静：向你打听一个人 / 173

酒井法子：阿修罗的下半场 / 177

她们各自奔天涯

梁雁翎：我们是芦苇，命运是风 / 182

叶玉卿：金粉流离 / 184

李丽珍：她的宽厚没有回报 / 186

章小蕙：坏女孩走四方 / 192

陈慧琳：在低谷里找桃源 / 198

刘嘉玲：北地胭脂 / 202

重新看到柯以敏 / 207

孟瑶：王晶新宠 / 210

海市蜃楼 / 213

前情人终身信誉制 / 216

她们有些故事还没讲完

李嘉欣：她可以登上《百家讲坛》 / 220

张柏芝：小气泡 / 225

若亦舒写梁洛施 / 229

朱丽倩：让她爱就是爱她 / 236

潘蔚：婚恋所标记出的个人进化史 / 239

贾静雯：沙上之堡 / 241

伊能静：非成人式绯闻 / 244

熊黛林：水仙男的情敌 / 246

林志玲的安全性 / 249

周慧敏的伯乐 / 251

李姿霆：爱的仓位 / 257

她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夏文汐的故事 / 264

施思：近距离女神 / 271

甘家凤：本色市井 / 278

潘迎紫的计较 / 280	
郑佩佩：纷纷开且落 / 282	
郭霄珍：刹那芳华 / 284	
白光：不是妖姬，是地母 / 286	
杨耐梅：一场春梦 / 288	
张敏：红颜的故事都不新鲜 / 293	
金光俏佳人 / 295	
晶女郎流变史 / 298	
九个从艺的少女 / 302	
后记 宝哥哥的书 / 307	

她们在哪里呀

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

一

邓丽君忌日又将临近。自她在1995年5月魂归离恨天，这十五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数次关于她的纪念活动。初夏并不适合追念，但她的歌却令“追念”变为甜蜜，更令早夏锦上添花。

但是，有个问题，萦绕心头，始终没有解决。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唱歌的人如邓丽君，都长得那么美丽了，为什么还要唱些幽怨的歌？为什么在他们的歌里，还满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长得那么好，还不是想要谁就要谁，唱这些歌做什么？若干年后，我明白了，且不说爱情这种奢侈品，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人，永远得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得到，得不到，和美不美，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得不到，是人的命运。

在我们看来，邓丽君是传奇国里的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表面上看来，也的确如此。14岁，就被称作“天才女歌星”，1972年，当选香港十大最受欢迎歌星，1973年到日本发展，很短时间就